

2004年首部揭黑力作



最后的哀叹来自腐败的官员

最后的叫喊来自风流的女人

最后的笑容来自……正直的记者

新闻

XINWENJIZHE

记者

许 锋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新闻记者/许锋著. —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4
ISBN 7-80587-681-9

I. 新... II. 许...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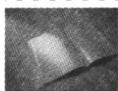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2469 号

书 名 新闻记者

作 者	许 锋 著
责任编辑	刘铁巍
装帧设计	刘铁巍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73000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印 刷	甘肃地质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 插 页 4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300
书 号	ISBN 7-80587-681-9
定 价	14.80 元

(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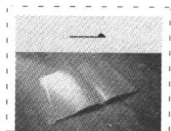


引 子

一个肥胖的男人来到我的办公室。他坐在我的椅子上，肆无忌惮地在抽屉里翻腾着。他脸上的横肉像刚屠宰的猪身上落下的膘。

我站在一片鲜花盛开的地方，那是草原、是山谷，是一条不温不火的河，或者是其他。我远远地看着他。我像跋涉的行者突然看见地上冒着热气的牛粪，想躲开这堆刚刚在牛粗大的肠胃中进行了化学合成的废物，可是那团臭气始终包围着我。我想一步跨过去，然后朝着那个肥胖男人肥大的头猛地一拳，可是，那些温柔的花朵却突然间盛开得庞大无比，她们迷惑了我的眼睛、手和脚。我知道自己发出了怒吼，我怒吼的分贝远远大于一头发情的牛，低沉且具有穿透力，可是，花朵无所谓，她们甚至没有一点感觉；她们也不做声，她们也没有看见我几乎要流血的眼睛。她们只是温柔地缠住我，像在我跋涉的路上飘飞的蝴蝶洒下的花粉；或者像北去的雁，每一次将自己体内的垃圾凌空而下之后更加狂妄地飞翔。

我的愤怒是可以想象的。因为我眼见那个男人将要带走我的一切，包括隐私，包括我的弱不禁风的生命……



廖东方走出金山火车站时，天儿已经黑了，但风却是热的，自然的，扑面而来，有点呛人，但比车厢里的那股子迂腐气要好得多。

一个陌生人在夜晚闯入一座陌生的城市，有点局促和茫然是肯定的。尽管廖东方去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人，可是任何人闯入一座陌生的城市，总会有孤立无援或被淹没的感觉。

廖东方知道自己片刻惊慌的样子一定是被人狠狠地抓在眼里了。

一个飘着混合香水味儿的少妇像突然发现猎物似的凑到廖东方跟前，几乎贴着他的胸问：“先生，要住店吗？”

廖东方摇着头说：“不住。”

“我们的服务绝对让你满意，有热水，有桑拿，还有歌厅，小姐也有味儿，全是小姐，嫩得很。”

正是初夏，一股热乎乎的女人气味儿就这样肆虐着廖东方的鼻孔，还包括少妇嘴里烂菜叶子的味道。

廖东方扭过头往边上走，可是那少妇却一直跟着他，很不甘心的样子。

“你到哪儿住都是住，我们那儿和公安关系可好了，没人查。”

“你怎么就知道我爱往你说的那地方住呢？”廖东方跟她开着玩笑。

“咳，男人嘛，别的我不懂，这个还用再说？”

廖东方笑笑。



廖东方知道也只有在中国的大大小小的火车站，才能听到这么直白粗俗却极有诱惑力的挑逗。他看了看自己，心说，我这样子像是个饥不择食的嫖客？他今天穿了一条带条纹的裤子，一件名牌短袖衫，加上他多少有些发福的身体，大概少妇把他当做有一些资产的老板了。

当然，在这些皮条客的眼里，不管是什么男人，有钱还是没钱，有权还是没权，出差在外，哪个不想吃野食，不吃野食的男人算什么男人？

也就是瞬间，冷不防又围上来几个小娘儿们，吓了廖东方一跳。他知道，如果不尽快摆脱，等一会儿说不定就会被这些看似温柔实际上野蛮的娘儿们撕扯得风度全无。

廖东方不住地摆手，“不住，不住，我家就在金山，就在前面。”

这几句话果然非常管用，几个娘儿们一听，瞥了廖东方一眼，便散开围堵别的男人去了。廖东方的鼻孔立时清静了许多。

那复杂的香水味像拥挤的公共汽车上猛地闻到的臭屁，你想躲避，却又不由得想再证实一下屁的来源或者味道的轻重，往往它又钻进别人的鼻孔了。然后别人也是同样的心理，直到这个屁悠闲地被人们彻底地“消化”掉。廖东方忍不住又吸了两下鼻子。

廖东方拎着采访包快速地离开了出站口。

晚上看不清这座城市的轮廓，但是给廖东方的直觉或者第一印象不好，与他的想象有些差距。他没来过，但感觉告诉他，金山应该是古朴、淡雅的，就像小家碧玉。廖东方望着灯火辉煌的夜，觉得她和省城长州没什么区别，就是一个大，一个小，都被物质充分地浸泡了，商业的味道四处飘荡。也许这就是一种节奏，属于城市的，金山不过是在张扬之外明显暴露了它的土里土气。毕竟是西北边陲的一座县级小城。

廖东方招手拦了一辆出租车，拉开车门说：“师傅，去金山



宾馆。”然后一屁股坐了上去。光头的哥转过头说：“外地人吧？金山宾馆可不用坐车，往前面三百米就到了。你这钱我想挣可是挣不上。”

廖东方的脸有点红，好像被别人抓住小辫子似的。他不太好意思地看了看哥，说了声“谢谢”，又从车里下来了。

他看看表，八点刚过，路上人很多，应该安全，况且身上也没带更多值钱的东西。这么想着，他坦然了，正好逛逛金山的夜市。

商店大同小异，不过比长州显得奔放，服务员们都站在店门前叫喊着拉客。却没有火车站那些娘们那么执著，最多就是冲着来人招呼你进去看看。

廖东方倒是对一家连着一家的性用品专卖店留心了一阵子，斗大的字放肆地横着，光屁股的招贴画似乎传递着暧昧的信息。这也是城市特色吧，一种赤裸裸的诱惑，或者嘲弄。想一想，男人还真是难做。

火车站离金山宾馆也真就几百米的路。廖东方进了宾馆大门，径直来到总台，一位漂亮的小姐正在那里无聊地守株待兔。他问：“有标准间吗？”

很漂亮的小姐说：“请稍等，我给您查一下。”

几秒钟的功夫，漂亮小姐说：“只有一间了，您是包房吗？”

廖东方点了点头。

小姐说：“请出示您的身份证。”

廖东方摸了摸口袋，心说糟了，把身份证忘带了。

廖东方说：“忘带了，走的急，确实忘了。”

小姐说：“别的证件也可以，工作证什么的。”

廖东方本不想掏记者证，可是他身上再没有能显示他身份的东西。

“您是记者？”小姐接过记者证很惊讶地问了一句。她仔细看了廖东方一眼，然后似乎不经意地把记者证翻到最后一页。廖东方一看她那样子肯定是接待过不少记者，她在验证这个



记者证的真伪,那一页有一个很大的红印。

廖东方说:“怎么,不像?”

小姐笑着说:“不是,像,像。”

她微笑着说:“您的房子在五楼,坐电梯吧。”

五楼118号。楼层服务员把廖东方领到房间内,说:“房间内有热水器,喝水的话把开关打开就行了。热水是全天候供应,电话可以长途直拨。”

她说:“需要服务的时候,请您拨打服务台电话。”

这时洗个热水澡的欲望非常强烈,他浑身都是汗津津的。他走进卫生间把热水龙头开大,要先烫一下,就当消毒,这可是走南闯北的常识。

几分钟时间,热气已经急不可耐地从卫生间冒了出来。

廖东方躺在雾气笼罩的浴缸里,长出了一口气,他感觉到了短暂的满足,这种满足类似于小市民的味道,简单,明了。人的欲望有时真是很简单,累了好好睡上一觉,渴了美美喝上几口,脏了舒舒服服泡个澡,饿了煮一包方便面再打俩荷包蛋,想那个时给老婆说几句好话然后温存一番,不就满足了嘛。他记得有个不小的领导在饭桌上说过这么一句话,人最痛快的就是痛痛快快地撒泡尿,酣酣畅畅地拉泡尿。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俗是俗了点,可是贴切。

也就是一扭头的空档儿,廖东方突然看见浴缸左侧的一个方台上有一个小盒,拿过来一看,是安全套。廖东方想笑,又觉得不可思议,不是对安全套本身,而是觉得金山这座城市真是很大胆很前卫。他想起前不久沿海某市卫生防病领导小组曾研讨通过的《预防与控制艾滋病的10年规划》,规定全市各宾馆、酒店、饭店、疗养院等接待单位将一律为旅客投放安全套。可是当选择了四家宾馆作为试点时,结果在三家宾馆碰了“软钉子”。碰“软钉子”的原因是这些宾馆害怕背上“纵容色情服务”的名声。按照宾馆的理解,安全套进了客房,就等于在纵容色情服务。那么,我廖东方自打进入金山宾馆的这间客房

起,是不是就有了那种龌龊的嫌疑,真是。如果这么说,那刚才我看到的那么多的性保健品专卖店,大街上的桑拿浴室、发廊、按摩房,是不是也有纵容色情的嫌疑呢?

把安全套等同于色情的人,他本身就戴着一副有色眼睛。就像不分青红皂白,把桑拿、洗头、按摩统统归于色情行当一样。廖东方搓着想着,其实,这样不是很好吗,如果我廖东方是和老婆一块来的,这安全套说不定就用上了。有什么不好呢?和牙膏、香皂一样,不同的是用的地方不同。需要的人自然需要,不需要的人白送他他也不要。色情行为,不是因为有了安全套才发生的。一个商品怎么会约束人的主观行为?就像客房的电视机,再好的节目或许有的也不看。

而且,有些事情,即便是丑陋的,却存在着。既然如此,尽可能地通过一些措施,减少对人的伤害,又有什么错呢?即便是一些人在从事龌龊的勾当时,因为选择了安全套而减少了感染艾滋病的几率,那不一样是减少了对社会的危害?

整个冲澡的过程中,廖东方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其实就是金山宾馆这么一个细节,做到报纸上说不定就是一篇很有意思的新闻。职业习惯,或者新闻敏感,没办法,都快成病了。回去倒是可以琢磨着写上一篇稿子。

这时,他隐约听见门铃响了,然后有人进来。他赶紧裹上浴巾出了卫生间,总台那个很漂亮的小姐说:“不好意思,您把记者证落在总台了,我怕您着急,给您送了上来,我压了半天门铃。”

廖东方一手捂着浴巾,一手接过记者证,他狼狈地开玩笑说:“该看的你都看到了,不该看的你也看到了。”

“不好意思,没什么事我下去了。”小姐的脸红了,涉世之初的样子,很好看。

“我这样子不好送你。”

“你们记者真好。第一次来金山吧,是公事还是私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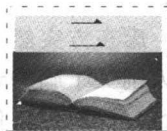
“是第一次,不过感觉很好,尤其是见到你这样漂亮的小



姐。”

小姐的脸又微微红了。

适当地称赞别人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对年轻的女孩尤其如此。廖东方知道这个小姐今天的心情肯定会很不错。



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又泡了一个小时的澡，廖东方真是有点累了。在火车上已经吃过饭，肚子倒是不饿。可是，廖东方刚躺下伸了个懒腰，又想起了这次来金山的目的，“我的这个老同学真的开始批发官帽了？”虽然批发官帽的事儿在其他地方早就有了，可是没人追究当然相安无事，一旦查起来，绝对不是小事。俗话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但是，要用不好也就栽了。

廖东方从采访包里抽出那封举报信，信不长，却详细明了。他知道，按照老百姓的做事原则，如果不是真的忍无可忍，是没有人愿意冒着风险说上哪怕一句实话的。举报一个市委副书记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弄不好，抓进去蹲上几年都是有可能的。可如果真像匿名信上所说的，他又怎么对老同学开口？说实话，他原本不想接这个任务，不看僧面看佛面，毕竟同学一场，可领导没答应，领导说，这正是考验人的关键时刻，非你莫属。

信是打印的。

编辑部：

本着信任和高度负责的态度，我向你们反映金山市

的情况。自郭茂强任市委副书记后,他突击提拔了很多科级干部,有的人甚至凭着花钱买的假文凭就堂而皇之地当上了公务员,群众反响强烈,希望你们能够查实,刹住金山弄虚作假之风。以下是去年到今年突击提拔和违反有关规定转干、招干的人员名单。

.....

署名是“一个正义的干部”。

看着那一长串名单,廖东方突然觉得有些事情实在让人难以理解。你想,这么多人削尖了脑袋想当官,目的是什么?还不是想以权谋私!如果没有好处可捞,他们干吗冒着风险花钱这么干?

他想着想着就迷糊着了。但床头的电话却没眼色地猛响了,让他心跳陡然加快。

一定是骚扰电话。廖东方忘了把电话线拔掉。在这样的地方不拔电话线你就甭想睡个好觉。他知道自打他进入宾馆起,他就有可能被盯上了,即便盯不上,也有人通风报信。人家那反应才叫快,比记者还快。

廖东方却突然打消了准备拔电话线的念头,他改变了主意,反正已经扰了他的好梦,听听打电话的人是怎么对一个陌生男人煽情的。

他拿起电话“喂”了一声,里面却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很客气地问。

“您是廖记者吧,我们郭书记找您。”他一下子清醒了。

郭茂强的大嗓门:“你啊,来了也不打个招呼,我让人到车站去接你嘛。”

“是郭书记啊?”廖东方坐正了身子有点开玩笑地说:“你的嗅觉比我们记者还灵敏,我这前脚刚到,你就知道了。”

“别书记书记的,别扭,没有不透风的墙,况且是你这位大记者大驾光临。”

“谢谢老同学挂念,也没什么大事,等我办完了,我一定到



你的办公室拜访你这位父母官。”

“那不行，总得给你接风洗尘，要不回头在同学们中落下个抱怨，我可就没脸见人了。时间还早呢，别急着睡。我马上就到。”然后郭茂强不等廖东方再说什么，就把电话挂了。

不到三分钟，廖东方这位当市委副书记的老同学已经在总台催了。廖东方觉得他早就在楼下，在这个时候廖东方有了一种感觉，他这次的采访估计不会太顺利。他原本也是不想打草惊蛇的，当然郭茂强是一定要见，应该是最后，等他掌握了足够的证据才能跟郭茂强面对面地谈，现在人家倒是变得主动了。廖东方后悔将身份证忘带了，让郭茂强早早地察觉到了他这个不速之客的到来。但是，他也没法拒绝。抬手不打笑脸客，况且还是他的老同学。

老同学见面，自然是格外亲切，郭茂强拍着廖东方的肩膀上下打量着说：“几年没见，你还是老样子，风流倜傥。”

廖东方也开着玩笑，说：“你这位书记看样子腐败的速度也是够快的，你看你的肚子。哎，你啥时戴眼镜了？”

郭茂强用手扶了一下他那金丝边的大镜框，说：“眼睛好着呢，平光的，虽然当了个芝麻官，可也想充文化人不是，你这文化人可别见笑。”

“哈哈，走，别光说，吃饭去。”

郭茂强扶着廖东方的肩膀走在前面，他原本就个子高块头大，再加上过早挺起的肚子，实在是有些当领导的风度，相比之下，廖东方突然觉得自己有点逊色。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肚子，怪不得连老婆都说，你呀，你那个肚子就告诉人家家里没油水，穷酸。穷酸和肚子真的有关系？不过老婆急有她急的道理，一过三十，她快人老珠黄或者走下坡路了，廖东方如果还不像个中年男人，那她就有了一种危机感。“哼。危机感。”廖东方自语。

郭茂强似乎是听见了，“你说什么？”

廖东方忙说：“没说什么，什么都没说。”



后面跟着不少人,郭茂强说:“去了再给你一个个介绍。都是来陪你这位贵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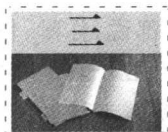
刚才和郭茂强打招呼时,廖东方有意识地看了看总台的那位小姐,那位小姐调皮地笑了笑。廖东方冲她说:“笑,把我出卖了还笑。”廖东方对郭茂强说:“哥们儿,你连这里都安插了奸细,你这个书记的工作实在是做得到位、细致。”

郭茂强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摇摇头说:“没有的事,是吧,小柳。”那个小姐叫小柳,她看着郭书记的样子有点羞怯和矜持。

他又想起什么似的说:“我们这里对记者是格外重视的,不敢有一点怠慢,宾馆更是如此,只要是记者来,他们都会给宣传部打招呼,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不让记者同志们吃闭门羹。我们这地方山高皇帝远,记者请都请不来,哈哈,谁让你不是记者呢?这也是对你们记者的重视,没什么不对吧,啊?刚才秘书恰好替一位朋友登房子,就把你给问到了。”

正当这时,廖东方的手机响了,来电显示被隐去了,他摁了接听键,里面一个男人的声音:“那封举报信您收到了吧……”

廖东方下意识地捂紧了话筒,可是里面的声音却突然断了,传出“嘟嘟”的忙音。他很不自然地看了看郭茂强,郭茂强却已经离他有两三步之遙了。



饭局就设在金山宾馆的一座副楼内,那是一间非常宽大豪华的包厢。



郭茂强把眼镜摘下放到一边，然后故作神秘地说：“这间包厢可招待过不少领导，中央的有，省上的也有。记者也不少。”

廖东方张大了嘴巴故意夸张地说：“那我可真是受宠若惊了。”

郭茂强笑着说：“老同学嘛，自然应享受贵宾级待遇。”

陪同吃饭的有市文化出版局和《金山日报》几家单位的一二把手，还有金山电视台的一个很漂亮的主持人。郭茂强把大家一一给廖东方介绍完之后，他站起来拍着廖东方的肩膀说：“我和他可是一个宿舍里睡了几年的，正所谓他知我长短，我知他深浅。”话音刚落，大家哄堂大笑。

廖东方说：“开什么玩笑，应该是他知我长短，我知他深浅。”

大家接着笑。那位漂亮的女主持人也掩着嘴笑，她的眼睛是很妩媚的那种，头发也长。郭茂强继续介绍道：“我这位老同学还有一个外号，就是拼命三郎，这个我就不详细介绍了，呆会儿谁有兴趣谁和他单恋，如果我没有记错，这几年他写的不少稿子可是全国都叫得响。现在当主任呢，拼命的活他恐怕也不干了，退居二线了。”

酒桌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廖东方说：“惭愧，惭愧，都是记者惹的祸。”

说话的时间，酒菜也都上齐了。

郭茂强说：“来，让我们共同欢迎廖东方同志来金山市检查指导工作，干——杯。”

廖东方举着杯也开玩笑地说：“本来想打个埋伏战，少喝点酒，这下可要醉卧沙场了。”

廖东方暗暗叮嘱自己不能喝多，再说这些人天天在酒缸里泡着，自己也不是对手。可是盛情难却，再说面子上的事情不应付也不行，大家轮流给他敬酒，最后一个漂亮的女主持人，他刚说了一句“你能不能饶了我”，人家已经一仰而尽了，

一桌人起哄,这酒不喝不行。

就这样,敬完了酒又开始划拳,几圈下来,廖东方觉得头有点晕。当然,这和他刚下了车刚洗了澡也有关系。

酒喝开了,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了。那边划着,这边郭茂强说:“你是从省城来的,又是名记,给咱们来几个段子如何?”

正在这时,门外又进来一个人,胖胖的身材,秃顶,可数的一绺头发从后面曲折地拐到额头,颤巍巍的样子。廖东方猛地想起老婆曾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聪明的脑袋不长毛。他想笑,可是忍住了。

郭茂强说:“来来,这是我们市委宣传部长张光明,他有点事耽搁了一会儿。”

张光明坐下后,郭茂强介绍说:“这位就是大牌记者廖东方,你们都是搞宣传的,一家人,一会儿你们再聊。”

张光明自罚了一杯,这是酒场的规矩,然后他给廖东方敬了三杯酒,说:“你的大名早就听说了,如雷贯耳。”

“文人就是酸,我们张部长年轻时写了不少诗,他的那个媳妇就是靠诗勾引来的。”郭茂强说:“继续刚才的话题,你给我们讲个段子如何?”

“不会,不会,段子都是领导干部发明的,我哪敢在关公门前耍大刀。”廖东方推辞着。

“好,你不讲,那张光明部长讲。”郭茂强说:“张部长的段子可是新鲜得很。”

宣传部胖胖的张部长说:“那我就不客气了,可是,有女士在场,不太好吧。”

郭茂强说:“没事,听懂的不讲她也知道,听不懂的你讲死她也不懂,这个还要靠悟性,小曲,是不是?”郭茂强冲曲单单递了个眼色,廖东方看在眼里了。

大家接着一阵大笑。

那个叫曲单单的漂亮女孩笑着说:“没事,听的多了,再听一次也无妨。”廖东方这时又仔细地盯着她看了一眼,还行,即



便在长州电视台,外表上也不算差劲,就是偶尔还夹杂着两句方言。

廖东方知道,在酒场,黄色段子可是一大特色,尤其是有女人在场时,男人那劲头就像吃了大补丸的公鸡。

“一个人叫焦华,是个女的,有一次去外地出差,在走之前,单位通知对方到火车站接一下,对方说没有问题。下了火车,出了站台,已经是晚上,焦华焦急地在火车站广场等着接她的人,一会儿,一个男人向她走来,他仔细打量了焦华半天,然后上前问,小姐,你姓焦(性交)吗?焦华抬手就给了人家一个巴掌,那男人挨了打嘴里却不闲着,他嘟嘟囔囔着说,不姓焦(性交)就算了,打人干吗?”

张光明讲完,大家都笑,笑的时候眼睛都看着曲单单,曲单单也笑。

郭茂强说:“这个不精彩,太直,再有没有精彩的?”

于是大家一个一个讲。廖东方说:“今天真是开了眼界。”

他看着一桌人眉飞色舞的样子,心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喝酒也不累。实践证明,搭配的效果的确比几个男人或者几个女人组合要好。你看,在男人面前,女人变得含蓄;在女人面前,男人变得勇敢。潜能由此而生。在酒场上尤其是有官员在的酒场上,如果没有女人,那是不是很遗憾呢。那饭一定索然无味,那酒一定不能像这样喝得酣畅淋漓。

在男人眼里,女人是不是就是下酒菜,就是调味品?

廖东方看过一篇文章,说女人可以使酒桌上的男人充满战斗性,有女人在,男人的酒就喝得多,喝得痛快;没女人在,酒就是逢场作戏。因此,酒桌上的话不能当真,酒桌上的事不能当真,酒桌上的男人不能当真。今天看来因为我这个记者人还不熟,或者因为郭茂强这位市委副书记在,大家一定是在控制着情绪而没有使它充分暴露出来。

酒桌上的男人其实也是最真实的,他可以说爱你,或者喜欢你,或者说吃完饭约你吃夜宵什么的;女人就不能这么说,



这么说的女人在男人心目中的印象就要大打折扣。当然也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是说说而已，在你顿然发现周围的男人们都溜走了，而只剩下一个男人时，你就要小心了，当然除非你心甘情愿，或者有求于人，或者有某种目的，否则，你就必须坚决离开。一会儿，不知谁先走，谁留下，是郭茂强吗？

没有女人时，关系很好的男人们商量着买单，有女人时，男人们抢着买单，看起来很滑稽，男人就是这样，好个面子，尽管这个面子有时候不值钱，有时候是打肿脸充胖子，有时候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今天的单用不着抢，肯定是记账，请我廖东方吃的这顿饭无非是很长很长账单中的一笔。数目不小也不大，大小跟这些官员们有什么关系呢？这一顿饭是有些地方农民一年的口粮。廖东方突然对自己的忧患意识怀疑起来，吃着喝着想那些东西是不是有点虚伪？

这女人也真是不好做，和男人们在一起吃饭，还得小心黄段子。在酒桌上，男人们的黄段子全是讲给女人听的，几个男人有什么听头呢？他对曲单单有点反感，活该，谁让你和这些个官员泡在一起。

不过曲单单比报社的吴萍萍可强多了。男人们讲，女人不做声也就罢了，怕就怕有些女人也跟着讲，讲得比男人还透彻，还深刻，那可真就热闹了。

其实廖东方这时已经彻底地失去了战斗力，失去战斗力的时候，他总爱胡思乱想。

他浑浊的眼神自然是逃不过郭茂强的眼睛，那家伙本来就是个人精，廖东方知道自己多时都斗不过他。

他拍着廖东方的肩膀说：“我知道你很忙，平时忙惯了，既然到我这儿来了，那就彻底地放松一回，咱们唱唱歌去。”

这时的廖东方已经有些身不由己了。

郭茂强说：“小曲的舞也跳得不错，等一会儿你好好感觉一下。”

廖东方含糊地说：“我这副身子骨就交给你了。”